

《红楼梦》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和精确把握,堪称是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在作者的笔下,不仅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人写活,而且,一个完全没有出场,甚至没有被正面谈论过的角色,通过一些好像是漫不经心的文字,也能够清晰地传达关于人物个性的丰富信息,令人有旧曾相识之感。

譬如史湘云的二婶婶。小说第三十一回,写端午节过后,湘云又到贾府来了。这天中午,王夫人、宝钗、黛玉还有其他姐妹正在贾母房前坐着,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

一会儿果然见到湘云带着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宝钗、黛玉等人连忙走下台阶和湘云相见,姐妹们一番亲密。过后湘云又进入房里,向长辈请安问好。这时候,小说中有几句很闲淡的对话。先是贾母说:“天热,把外头的衣服脱脱罢。”湘云听了连忙起身更衣。然后王夫人就笑着道:“也没见穿上这些作什么?”湘云也是笑着说

了一句:“都是二婶婶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

这几句对话很琐碎,粗粗一看,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联系前后情节,仔细想一想,这里面其实有许多文章。

湘云自幼父母双亡,

## 史湘云和二婶婶

骆玉明

她是跟随二叔二婶生活的。史家,也就是贾母的娘家,是《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之一,史湘云的二叔是一位侯爵,她也算是生长于侯之门、贵族之家。可是她的实际处境到底怎么样呢?这次湘云来了以后,袭人让她帮忙给宝玉做一双鞋,因为她针线活做得好。而后袭人和宝钗谈起这件事,两人当时正走在路上,宝钗听见这话,就向两边回头看了看,见无人来往,就笑着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情?”

为什么宝钗说话先要看周围有没有人呢?宝

钗很仔细。她跟湘云关系亲密,知道湘云在二婶家的境况,但是她明白湘云绝不想让别人也知道。

宝钗说到的第一点,是“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这话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湘云在家里完全没有发言权。她是外人,什么事都轮不到她插嘴。

第二点是湘云在家里要干很多活。宝钗说“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做针线活的仆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她们娘儿们动手”。湘云说“家里累的很”,有时“做活做到三更天”。

传统的“妇德”中,有一条“女工”,要求女子有劳作的技能和习惯,简单说就是能做针线活。所以像王熙凤、薛宝钗都学过绣花。但在富贵人家,这是为了防止女子因偷懒而堕落,其目的完全是道德意义而非经济意义的。而史湘云的情况不同,二婶让她干针线活,是为“嫌费用大”,为了省钱。史小姐被当作仆人使了。

读《红楼梦》需要仔细。有人读书不仔细,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她二婶家败落了。这完全看错了。前文明确说了,湘云到贾府来,带着“众多丫鬟媳妇”,完全是侯门的排场。他们家至于非得省下干针线活的人吗?能够省多少呢?

由此我们看到二婶吝啬的个性,其中还有一层特别的意思,那就是不甘心让侄女在家吃白饭。当然,你会说,二婶也跟湘云一起干活了。但这也是她勒逼湘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不能让侄女一个人干吧。

宝钗说的第三点,是湘云在二婶家生活总体上的感受。宝钗说:“我再问他两句话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口里含糊糊说说不说的。想其形景来,自然从小儿没爹娘的苦。”说起来是二叔二婶家,可是每日每时,点点滴滴,总是让人意识到自己没爹没娘,无依无靠。

这些跟前面那一段说湘云进贾府时的文字有什么关系?贾老太君是从史家嫁

到贾府的,她是二叔二婶的姑姑。要知道,二婶是讲体面讲排场的,她要让贾府的人知道:姑娘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那怎么才能知道呢?你看姑娘带着“众多丫鬟媳妇”,而且穿得很讲究,那料子很贵的!

小说里也没写湘云到底穿着什么,但意思是明白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端午节,天气已经变热了,但湘云还得穿着厚重的衣服。打个比方,你为了证明你们家有钱,大热天了,还穿个貂皮大衣去拜客!这就显得很蠢、很尴尬!

我们又进一步看到二婶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仅吝啬、心肠毒,还脑子不灵,还自以为是的。这种女人,但凡人生经历多一些,都见到过。所以我们读《红楼梦》的二婶婶,会感到旧曾相识。

更有趣的是,再看开头那几句话,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贾母说:“天热,把外面衣服脱脱。”她是湘云的姑奶奶,话里透着老祖母

王夫人说:“也没见穿上这些作什么?”这是明显带有一种嘲弄的语气了。虽然未必是故意的,潜意识里就是:你们家摆谱充大头是吗?不怕人笑话?不能就此断定王夫人不喜欢史湘云。但从《红楼梦》全书来看,王夫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共情”的能力。她无法体会她人的悲惨。

而这句话也是见性格的。湘云自己呢,就是老老实实一句话:“都是二婶婶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她不在乎。你让她傻乎乎干蠢事,既然没办法,那就由它去,你要挖苦她,也由它去,辛酸悲苦要是都往心里搁,搁满了还用活吗?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写人物的力量。

到贾府的,她是二叔二婶的姑姑。要知道,二婶是讲体面讲排场的,她要让贾府的人知道:姑娘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那怎么才能知道呢?你看姑娘带着“众多丫鬟媳妇”,而且穿得很讲究,那料子很贵的!

小说里也没写湘云到底穿着什么,但意思是明白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端午节,天气已经变热了,但湘云还得穿着厚重的衣服。打个比方,你为了证明你们家有钱,大热天了,还穿个貂皮大衣去拜客!这就显得很蠢、很尴尬!

我们又进一步看到二婶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仅吝啬、心肠毒,还脑子不灵,还自以为是的。这种女人,但凡人生经历多一些,都见到过。所以我们读《红楼梦》的二婶婶,会感到旧曾相识。

更有趣的是,再看开头那几句话,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贾母说:“天热,把外面衣服脱脱。”她是湘云的姑奶奶,话里透着老祖母

王夫人说:“也没见穿上这些作什么?”这是明显带有一种嘲弄的语气了。虽然未必是故意的,潜意识里就是:你们家摆谱充大头是吗?不怕人笑话?不能就此断定王夫人不喜欢史湘云。但从《红楼梦》全书来看,王夫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共情”的能力。她无法体会她人的悲惨。

而这句话也是见性格的。湘云自己呢,就是老老实实一句话:“都是二婶婶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她不在乎。你让她傻乎乎干蠢事,既然没办法,那就由它去,你要挖苦她,也由它去,辛酸悲苦要是都往心里搁,搁满了还用活吗?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写人物的力量。

## “播火”在江南

俞亮鑫

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命令,即接管江南造船,可见其地位之重要。1920年6月3日,第一艘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在黄浦江畔下水,万众瞩目,轰动一时。而且,五四运动后爆发的上海“六三大罢工”,更让陈独秀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播火 1920》选择在6月3日播出,是具有其特定历史意义的。

选择李中去江南厂进行“播火”具有三点优势:一,他是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与江南厂的创办人、晚清重臣曾国藩是同乡。中国人历来重乡土之道,由此厂里就有许多湖南湘乡人,方便李中进行“播火”。在普通话远未普及的100年前,说湘乡话是许多人听不懂的。二,李中一直追求进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协助过毛泽东开设了工人夜校,帮助工人学习,对工人深有感情。三,他对革命理想充满热情,放弃了原先在古玩店的稳定工作,宁愿没有工钱,也要去江南厂进行“播火”。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湖南一师同学、留学法国的罗学瓚通信时说:“我现在很想工作,在上海,李君声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总要有个时期

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游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二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12元。他现寓居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

纪录片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详细解读。它透露出,李中1920年确实正在江南厂当工人;他和陈独秀同住老渔阳里二号,并正在帮助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

进入江南厂“播火”,并组织创办人、纺织工人、机械工人等创建上海机器工会,李中不仅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而且成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并和陈独秀共同起草了我党第一个工会章程。风阳路186号当年上海公学旧址这幢老建筑,就见证了它的诞生。

1920年9月26日,在党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界》上,李中撰写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他预言:“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世界!”这也是第一次由中国工人自己发出的觉醒心声。

虽然,在中共一大召开时最早的50多位党员里,李中的名字并不显眼,但他却让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连接在一起,让建党风云与工人运动连接在一起。这是一段值得挖掘、值得记载、值得讴歌的厚重历史。



黄梅好唱乡音甜 剪纸 黄佩玲

商业片博眼球,年代戏勾情怀。“李焕英”热映,证明年代戏魅力不减。

80年代,不早不晚。经历它的人还在。往事如昨,犁开岁月的厚土,收割的是满满当当的情怀。在李焕英面前哭笑的观众,部分因母爱的温度力度,更因为年代戏复现了自己的青春记忆。当事者集体穿越,与年轻的自己撞个满怀。年代戏是什么戏不重要,观众注视、抚摸、呼吸的是久违的细节:搪瓷杯上鲜红的字,流行语里的时代风云、素色服装、墙体斑驳的建筑、邮筒、橡皮筋、小姑娘的羊角辫、小流氓的豪横,官二代的威风、小主管的官腔、姐妹分分合合的鸡毛蒜皮,以及五脏俱全的集体工厂大家庭每个“零件”的温度:厂剧院、厂医院、厂幼儿园、厂校……当这一切被岁月的熨斗碾压、温情脉脉地重启,两小无猜的心动依旧,初生牛犊的荷尔蒙犹在。那是对自己少不更事的审视和精神家园的流连,还有冲动的追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羞惭,对错过的遗憾对怯弱的叹息。年代戏是面镜子,每个人在镜子里回望自己心疼自己,让年轻的心再醉一次,被岁月酿过的歌再暖一次,被纯真和梦想再砸一次。然后,不再回首,更踏实地前行。

面对一脸懵圈不知今夕何夕的孩子,年代戏也让过来人无须多费口舌,而是敞帚自珍地随手一掏:瞧,这就是爸爸妈妈年轻时的样子。



夜光杯

惊悉沪上棋坛“双枪将”徐天利于日前突然辞世,不胜痛惜,止不住思绪滚滚而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海市棋队高手。那是在虹口邮电俱乐部举行的一场象棋表演赛上,由徐天利、胡荣华、陈奇三人出战几十名爱好者。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徐天利用手搭着胡荣华的肩头,面带笑容缓步而出,徐理着向后梳的包头,整齐油

亮的,身着中装棉袄,脖颈一袭浅灰色围巾,洒脱风度宛若电影《青春之歌》男主角卢嘉川;其时,胡在徐的力荐下进了上海市象棋队,还是一个戴红印的翩翩少年。

徐嗜烟酒。70年代初,棋类运动解脱“四旧”、“封资修”禁锢,上海街头多了“横车跃马”的踪影。市棋队也开始为群众举行表演赛,徐天利当然是主角。我在体育馆、科学会堂看他与对手纹枰对垒时,几乎烟支不断。一盘棋结束,有人上前点烟

头,乖乖,起码几十个。

80年代中期,在福州举办的一届全国棋赛上,蒙“福日公司”之邀,请胡荣华、徐天利前去表演,赛会期间我陪同前往。晚餐后,他俩分别与“福日”十几名爱好者车轮对弈,我担任裁判。不过一个多小时,锋芒正

## “双枪将”徐天利

陈日旭

盛的胡荣华就“快刀斩乱麻”,辟里啪啦!大胜结束全部战斗,公司组织者考虑胡明日要比赛,先行派车送他回住处。而徐呢,还在陷入苦斗。我是裁判,当然执行任务到最后。又经过约一个半小时,方告全部结束。徐虽保持不败,但和棋显然多于胡。回程小车内,我笑问他:“依哪能杀得介辛苦啊?”徐幽默道:“小胡刀快,伊是拿刀锋砍的,我是用刀背慢慢磨的。”

头杯”棋赛上,有一位当地的青年女棋手找我,要我引见徐天利老师,讨教一盘她下的棋。徐天利老师,我陪她下去,叩开房门,说明来意,徐老师欣然接受。女棋手恭恭敬敬摊开袖珍棋盘,摆出棋路;徐则一一指出得失关键,症结所在。徐原籍宁波鄞县,过程中,还不时用宁波方言聊侃几句,引得大家莞尔。

徐老师提携后人、诲人不倦的善不止一次。在我接触的记忆里,2013年仲夏,我与他同赴无锡参加江苏、上海元老棋赛时,常见此一幕:早已退休的他,似还不忘自己主教练的身份,在队员赛毕的棋枰上复盘分析,侃侃而道。赛会间隙,与大家合影留念,当然,笔者也与他留下纪念照片。岂料,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张合影……

徐天利,我国棋坛著名的“双枪将”。双枪将者,擅长象棋、国际象棋也。但徐之一生,多半致力于象棋项目,在漫长的象棋春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斯人远去,思念绵长。

## 七夕会

仙都,一听名字就让人心动。如是下雨,漫步山村小道,或坐于山间亭阁或农家的屋檐下听雨观景,倒真的有点飘飘欲仙了。我就是在这这样湿漉漉的雨日,怀着潮乎乎的美丽想象走进了浙江缙云仙都这个人间仙境。

雨不大,却有耐性,淋得整个景区冥冥濛濛。沐浴在山岚雾霭中的鼎湖峰少了点“天下第一峰”的雄奇,若隐若现的样子像是“仙人下凡”。我沿着通往黄帝祠宇那条苔鲜斑斑仄仄的山间小径走去,算是沾点“仙气”吧。

小径的一边散落着几户掩映在苍翠中的山里人家。滴着雨珠的屋檐一律向外伸展,木格花门也都敞开着,好像故意让屋里的主人悠然地享受那滴滴答答的韵律,或是让主人的惬意悄悄弥漫在细细斜斜的雨丝里。

这是春夏夏长的及时雨,也是山里人最悠闲的日子。对门那满脸皱纹的阿婆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慢悠悠地剥着绿生生的豌豆,叼着烟卷的阿伯伴坐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阿婆,若有所思的模样,好像在回味着年轻时的缠绵,又像是憧憬着美丽山村的康小景光。

相邻的人家是新建的房子,门檐上还系着红绸子。邻居凑在一块嗑瓜子,你一言我一语,没完没了嘻嘻哈哈地不知有多少趣事和喜事。虽然我一时还不太明白乡音俚语的意思,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别样的喜气与舒坦。两个壮年男人好像说着规划之事,他们面朝远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宣传牌,不时地比划着,又像是在欣然描绘着!

好客的人家邀我吃酒。老早就摆上了满满一桌香气腾腾的农家菜肴。主人搬出一坛泥巴封口的陈年黄酒,喜滋滋地说是给女儿酿的出嫁酒,名叫“女儿红”,若不是贵客上门一般不会轻易启封享用。那酒坛子看上去十分粗糙,但琥珀色的酒水却醇香四溢。主人说谁要谁家开启“女儿红”,半里地人家都能闻到,就有人会循着酒香来凑热闹陪酒喝。果然,没等我们端上酒碗,门外又进来两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庄稼汉子。他们随意落座,并向我们示意问好。主人说:“来的都是客,烟酒不分家。只要闻到酒香,谁都可以串门喝酒。即使有些恩怨过结,酒碗一端,一切都烟消云散和睦如初,这才叫和谐呢。”

吃过酒才发现门口碎石小径的一边多了一条清澈透亮汨汨流淌的小溪。小溪拐了几个弯又流入不远的池塘里。塘里的水好像一下子涨了许多,几只灰色小麻鸭和小白鸭在水塘里游来浮去,时不时还“嘎嘎”叫几声。我住的老屋,中堂的正墙上挂着身着朝服,头戴花翎的画像。那是主人的先祖。左侧是幅长轴,书有白居易诗句:“黄帝游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由此想来,白居易欣然挥笔时也是一个雨天。大概起了酒性,我似醉非醉软软地坐在临窗那把乌黑发亮的太师椅上,耳边只有细雨叩窗的声音,心中尽是仙都的美景!

## 雨中仙都

刘向东

## 旅游